

LIARS IN LOVE
RICHARD YATES

恋爱中的骗子

〔美〕理查德·耶茨 著

袁宁 译

RICHARD YATES
LIARS IN LOVE

上海译文出版社

RICHARD YATES

Liars in Love

Copyright © 1978, 1980, 1981, Richard Yate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1-09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中的骗子/(美)理查德·耶茨

(Richard Yates)著;袁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11

(理查德·耶茨文集)

书名原文:Liars in Love

ISBN 978-7-5327-8573-5

I. ①恋… II. ①理…②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27645号

恋爱中的骗子

[美]理查德·耶茨 著 袁宁 译

责任编辑/赵婧 装帧设计/好谢翔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B座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5 字数 136,000

2022年1月第1版 202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8573-5/I·5282

定价:7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8180628

献给索尼娅·伊丽莎白·莱文

目录

唉，约瑟夫，我太累了 - 001

本色女孩 - 033

选拔赛 - 061

恋爱中的骗子 - 091

探亲假 - 137

代为问好 - 169

告别萨莉 - 203

※

※ 唉，约瑟夫，我太累了。

※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候任总统时，全美国的雕塑家一定都渴望能跟他面对面，为他雕刻头像，而我母亲有熟人。我们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院子里，她有一个顶要好的朋友兼邻居，是个名叫霍华德·惠特曼的老好人，他刚丢了《纽约邮报》记者的饭碗。霍华德在《纽约邮报》的一个前同事如今在罗斯福纽约总部的新闻办公室工作。这可以给母亲走后门行方便——或是像她说的，获得入场许可——而且，她有信心能处理好接下来的事。那时候，她对自己做的所有事都信心满满，但这其实并没能掩盖她对各方面支持和认可的渴求。

她算不上一个很优秀的雕塑家。自跟父亲离婚后，她入这一行才三年，作品仍透着一种生硬而业余的感觉。在给罗斯福塑像之前，她擅长的是“花园塑像”——膝盖以下变成山羊腿的真人大小的某个小男孩，跪在羊齿蕨丛中吹着潘神牧笛的另一个小男孩，小女孩们要么举起的胳膊上挂着串串雏菊，要么走在张开翅膀的鹅身旁。这些天马行空的小孩塑像是用石膏做的，漆成了绿色，仿制久经日晒雨淋的青铜质感。它们被放在自制的木头底座上，绕着她的工作室摆了一圈，以便在房间中央留出空间给雕塑台，上面放着她正用黏土做的各种东西。

她的想法是，许多优雅高贵的有钱人很快就会发现她：他们会用她的雕塑作品装扮自家园林，还想跟她当一辈子的朋友。此外，以给候任总统塑像的第一位女性雕塑家的身份在全国范围内小小宣传一下，这对她的事业总归没什么损害。

且不说别的，她的工作室真不错。事实上，算上她此后人生所拥有的众多工作室，这间是最好的。我们院子这侧对面有六到八座老房子，都背对着贝德福德街，我们家的房子可能是这一排的门面，因为一楼的前屋有两层楼高。走下几级宽宽的砖石台阶就到了高大的前窗和前门，接着是挑高宽敞、采光明亮的工作室。这里足够大，也能当客厅，所以除了那些绿油油的花园小孩塑像外，这里还摆着客厅家具，全都是从我们跟父亲居住过的郊区小镇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¹——我出生的地方——那栋房子里搬来的。工作室的一端接着二楼的阳台，楼上挤着两间小卧室和一间窄浴室，阳台下方的一楼空间延伸至贝德福德街，那边是整套公寓中唯一能让你知道我们没多少钱的部分。天花板很低，里面总是暗暗的，小窗对着人行道铁栅栏的下方，街上的洼坑里填满了垃圾。我们的厨房蟑螂肆虐，大小勉强够放一架炉子、一个从来洗不干净的水池和一个棕色木壳的冰箱，冰箱里的冰块黑不溜秋的，总是在融化。剩下的区域就是我们的餐厅，就连那张曾在哈斯廷斯用过的大旧餐桌都无法让那里焕发光采。不过，我们的美杰士牌收音机也放在那里，把那儿变成了我姐姐伊迪丝和我可以享受的地方：我们喜欢收听下午晚些时候播放的儿童节目。

一天，我们刚关掉收音机走进工作室，就发现我们的母亲正跟霍华德·惠特曼讨论罗斯福塑像的事。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事，我们一定打岔问了太多问题，因为她说：“伊迪丝？比利？够了吧。”

1 Hastings-on-Hudson, 位于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郡，南接纽约市，西临哈德逊河。

我之后再跟你们说这些事。快去花园里玩儿吧。”

她总是把院子叫作“花园”，尽管除了一些市政部门种的矮树和一小块从没生长开来的草坪，那里什么也没有。大多是光秃秃的土地，被铺路砖隔开，这儿露一块那儿露一块的，地上沁着些许煤烟，四下散落着猫狗的粪便。院子虽说有六到八座房子那么长，却只有两座房子那么宽，让这里显得逼仄阴郁，唯一有趣的是靠近我们家的地方有一座破旧的大理石喷泉，比鸟澡盆¹大不了多少。喷泉原本的设计是想让水沿着上层边缘均匀地滴下来，叮叮咚咚地汇入下层水池，然而岁月流逝，设计已被破坏。水从上层边缘唯一保持干净的一英寸宽的地方溢出来，一道水流淌如细绳。下层水池里的水深得能在酷暑天浸凉你的双脚，可那也没多大乐趣，因为水底的大理石上结满了褐色的浮垢。

住在那里的两年间，姐姐和我每天都能在院子里找到事做，但那仅仅是因为伊迪丝是个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在做罗斯福头像时，她十一岁，我七岁。

“爸爸？”一天下午，在父亲位于上城区的办公室里，她问道，“你听说了妈妈正在给罗斯福总统做头像吗？”

“噢？”他正翻找他的办公桌，想找到他说我们可能会喜欢的什么玩意儿。

“她要来纽约给他量尺寸什么的，”伊迪丝说，“就职典礼后，等雕塑做完了，她会带着它去华盛顿，在白宫送给他。”伊迪丝经常对

1 园中供鸟嬉水或饮水的浅盆。

父亲或母亲说另一方的光荣事迹，这是她长久以来想让他们重归于好的部分徒劳的努力。许多年后，她对我说，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从他们离婚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她说，在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的那段时光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那让我感到嫉妒，因为我几乎什么都不记得。

“嗯，”父亲说，“真厉害啊，是吧，”随后他在桌子里找到了一直想找的东西，他说，“找到喽。你们觉得怎么样？”那是两张打有齿孔的薄纸片，看起来像是邮票贴纸，每张贴纸上都有黄色背景衬着一个亮白色电灯泡的标志，还印着字：“更亮。”

我父亲的办公室位于通用电器大楼二十三楼众多小格子间中的一个。他在当时叫麦自达电灯部的部门担任区域销售副经理——这份工作普普通通，但业绩好的时候，也足够让他租住在像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这样的小镇上。这些印有“更亮”的贴纸是最近一场销售会上的纪念品。我们对他说贴纸很漂亮——也确实如此——但对怎么用它们表示了疑问。

“噢，它们就是用来装饰的，”他说，“我想你们可以贴在课本上，或者——你们懂的——想贴哪儿就贴哪儿。准备好走了吗？”他小心翼翼地叠好那些贴纸，收进里面的口袋，在回家的路上由他保管。

从地铁出口去院子的路上，在西村的某个地方，我们总会经过一块空地，那里的人们挤在一起，围着用破水果箱子和垃圾生起的小小火堆，有些人用衣架铁丝架着罐头食物在火上加热。“别盯着看，”父亲在第一次经过时就说，“那些人都失业了，他们吃不饱

肚子。”

“爸爸？”伊迪丝问，“你觉得罗斯福是好人吗？”

“当然了。”

“你觉得所有民主党的人都是好人吗？”

“嗯，大部分是的。”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多年来一直参加当地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他曾为他的一些民主党友人做过事——我母亲形容他们是来自塔马尼协会¹的讨厌卑鄙的爱尔兰人——帮他们在城里各个地方开设麦自达电灯分销店。他喜欢他们的社交聚会，总是受邀唱歌。

“嗯，当然了，你太小了，记不得爸爸唱歌。”一九四二年父亲去世后，伊迪丝有一次对我说。

“不，我不小了，我记得的。”

“但我是说真的记得，”她说，“他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男高音。还记得《丹尼少年》²吗？”

“当然。”

“啊，天呐，那真棒，”她闭上眼睛说，“那真是——真的太动听了。”

那天下午，我们回到院子，走进工作室后，伊迪丝和我看着我们的父母互相打招呼。我们总是紧紧盯着，盼着他们或许能聊聊天，一起坐下来，找点什么事开开玩笑，但他们从没这样，而且那天相

1 民主党政治机器，自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纽约市政局及爱尔兰移民的政治崛起产生过重大影响。

2 主要表达父子之爱的爱尔兰民谣。

较往常甚至更加不可能，因为母亲有客人，一个名叫斯隆·卡波特的女人，她是母亲在院子里最要好的朋友，她热情地跟父亲打招呼，透着一股假惺惺和调情的意味。

“你好吗，斯隆？”他说，然后转身对前妻说，“海伦你呢？我听说你正计划做一个罗斯福的半身像。”

“哦，不是半身像，”她说，“是头像。我觉得从脖子截断的效果会更好。”

“嗯，不错。挺好的。祝你好运。行，那就这样吧，”他深情地看着伊迪丝和我，“好了。再见了。拥抱一下吧？”

他的拥抱令人难忘，那是他探视权中的高潮部分。他把我们轮流抱起，紧紧贴着他，陷入他身上散发出的亚麻布、威士忌和烟草的气味中；他的下巴暖暖的、刺刺的，刮擦着我们的一侧脸颊，他会在我们的耳朵边上留下一个湿漉漉的轻吻，然后放开我们。

就在他几乎走出院子，快走到街上时，伊迪丝和我追了上去。

“爸爸！爸爸！你忘了贴纸啦！”

他停下转过身来，就在那时，我们看到他在流泪。他试图掩饰——他几乎将自己的脸埋进了胳肢窝，好像那样方便他翻查内口袋似的——但一张泪水涟涟的难看脸庞根本藏不住，它肿胀着，爬满了皱纹。

“找到了，”他说，“给你们。”他对我们微微一笑，那是我见过的最不可信的笑容。如果说我们留下来跟他说话，再抱抱他，那应该挺好的——但我们太尴尬了，什么也没做。我们接过贴纸，头也不回地跑回家了。

“噢，你不激动吗，海伦？”斯隆·卡波特说，“要去跟他见面啊说话啊之类的，还是在所有记者面前？”

“嗯，那当然了，”我母亲说，“但要紧的是把尺寸量准。我希望到时候别有太多摄影师和讨厌的打扰。”

斯隆·卡波特比我母亲年轻几岁，长得特别漂亮，风格就跟常常出现在我记得当时叫《装饰派艺术》插画中的一模一样：黑色直刘海，大大的眼睛，大大的嘴。她也是个单亲妈妈，不过她的前夫很早以前就音讯全无了，每每提及，只是被叫作“那个混蛋”或是“那个狗娘养的懦夫”。她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约翰，跟伊迪丝一样大，伊迪丝和我都非常喜欢他。

我们搬到院子没几天，这两个女人就认识了；等母亲帮忙解决了约翰上学的问题之后，她俩的友谊就坚不可摧了。母亲认识住在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的一家人，他们愿意收留寄宿者赚点钱，所以约翰就去了那里住宿和上学，只在周末的时候回家。这一安排的开销超过了斯隆的承受能力，但她想办法应对过去了，也一直心怀感恩。

斯隆在华尔街区工作，是一名私人秘书。她经常说起自己有多讨厌她的工作和老板，但好在她老板经常很长时间都不在城里，这让她有时间使用办公室的打字机来追求她此生的抱负，就是给广播电台写剧本。

她曾向我母亲透露，她的名字是自己取的：叫“斯隆”是因为听起来英气，是一个单身女性在世间摸爬滚打时需要的那种名字，姓“卡波特”则是因为——好吧，因为它带些派头。那有什么不好

的吗？

“噢，海伦，”她说，“这对你来说真是件高兴事儿。要是你出名了——要是登报或是拍新闻片了——那你就是全美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了。”

我母亲跟候任总统第一次见面后回家的那天，有五六个人聚在她的工作室里。

“谁给我倒杯喝的？”她环顾众人问道，装作一脸无助的样子，“然后我再跟你们都讲讲。”

她手里端着喝的，眼睛像小孩一样瞪得大大的，对我们说起门开了之后，两个大块头的男人是怎么把他架进来的。

“大块头的男人，”她强调，“年轻强壮的男人，举着他的胳膊把他架起来，你看得出来他们在使劲儿。然后，你看到一只脚迈开，鞋子上有吓人的铁支架，再是另一只脚。他在出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的脸——我不晓得——亮堂堂的，紧绷着，挺可怕的。”她打了个寒颤。

“唉，”霍华德·惠特曼一脸尴尬地说，“他也不想是个瘸子的，海伦。”

“霍华德，”她不耐烦地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们那有多丑。”那句话似乎有一定分量。如果她在评判美这方面是权威的——比如一个小男孩该如何跪在羊齿蕨丛中吹潘神牧笛——那么她在评判丑这方面自然也获得了权威的资格。

“总之，”她继续说，“他们搀他坐上一把椅子，他用一块手帕擦干净了脸上的大部分汗水——他还在喘气——过了一会儿，他开始

跟那里的其他男人说话，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之后，他终于转向我，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微笑。坦白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形容出那个笑容。那不是你在新闻片上能看到的東西，你得在现场。他的眼神毫无波澜，但嘴角向上扬起，仿佛被木偶线扯着。那笑容真吓人，让你觉得：这可能是个危险的人，这可能是个邪恶的人。嗯，不管怎样，我们开始聊了起来，我直接跟他对话。我说：‘我没有投票给你，总统先生。’我还说：‘我是个忠诚的共和党员，我投给了胡佛。’他说：‘那你为什么来这里？’或是类似的话，我说：‘因为你的脑袋很好玩儿。’于是他又对我那样笑了笑说：‘哪里好玩？’我就说：‘我喜欢上面的包。’”

那时候，她一定以为房间里的每位记者都在笔记本上写东西，摄影师们也准备好了闪光灯，明天报纸头条可能就是：

女雕塑家嘲笑罗斯福头上长“包”

跟他寒暄过后，她便开始着手正事，就是用卡尺量他头部不同地方的尺寸。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感觉：在我为她的林间小仙童当模特的那段时间，沾着黏土的卡尺读数标记曾在我身上冷冰冰、晃悠悠地又挠又戳。

然而，在她测量和记录尺寸时，一个闪光灯都没亮过，也没人问她任何问题。她紧张兮兮地说了些表示感谢和告辞的话，就又到了走廊外面，没人那群伸长了脖子却进不去的绝望人群中间。这一定让她大失所望，但我猜她通过琢磨回家后该如何得意洋洋向我们

讲述事情的经过弥补了自己的失望。

“海伦？”等大部分其他客人离开后，霍华德·惠特曼问道，“你为什么要跟他说你没给他投票呢？”

“呃，因为事实如此。我就是个忠诚的共和党人，这你也知道。”

母亲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是一个商店主的女儿。也许她从小听着“忠诚的共和党人”这句话长大，它是体面和衣着干净的标志。虽说她或许对体面的标准降低了，或许都不那么在乎衣着干净了，但“忠诚的共和党人”依然值得坚守。这在接待来买她的花园塑像的客人时是有所帮助的，那些人说话声音低沉，彬彬有礼，欢迎她进入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几乎肯定也都是共和党人。

“我相信精英统治。”每当她的客人在讨论共产主义时，她常会叫嚷，好让自己的声音盖过他们的吵吵闹闹，而他们很少注意她。他们挺喜欢她的：在她举办的派对上，酒尽情喝，而且就凭她那股急于取悦别人的感人劲儿，她算得上是个讨喜的女主人；但一聊到政治，她就像个歇斯底里讨人嫌的小屁孩。她相信精英统治。

她也相信上帝，或者至少每年去圣卢克主教教堂参加一两次礼拜仪式时她是信的。她还相信埃里克·尼科尔森，一个长相英俊的中年英国人，是她喜欢的人。他在一家英国连锁铸造厂美国分部做事：他的公司铸造铜制和铅制的装饰品。整个东部的大学和高中里的建筑穹顶，以及像斯卡斯代尔、布朗克斯维尔这些地方都铎风格房屋的铅窗框，都是埃里克·尼科尔森的公司实现的部分业绩。他总是对自己的生意过分谦虚，但又因其成功而红光满面。

我母亲是去年认识他的，那时她正找人帮忙把其中一个花园塑